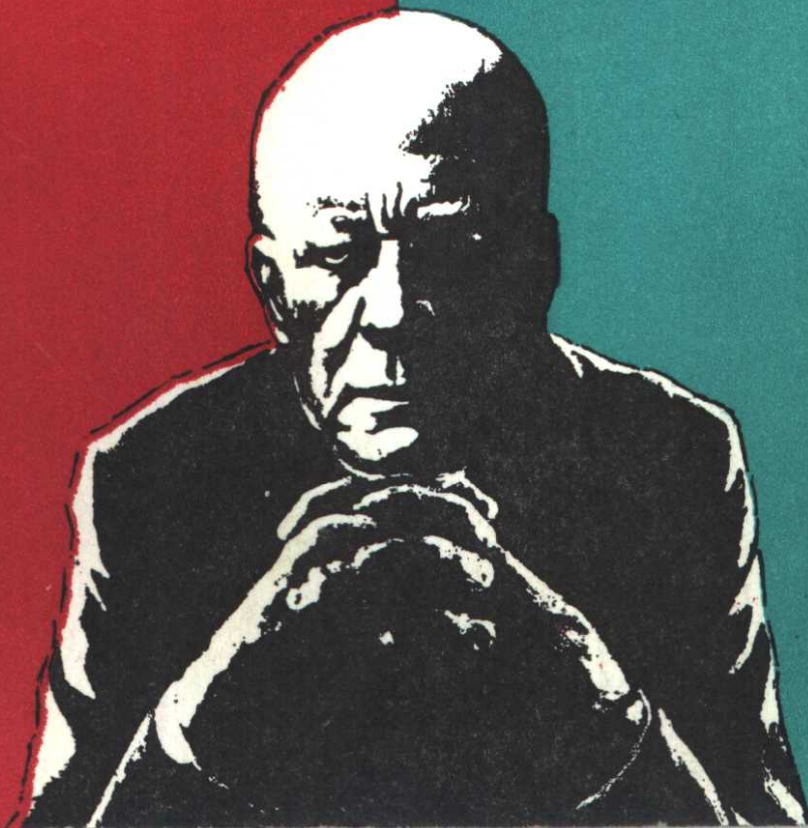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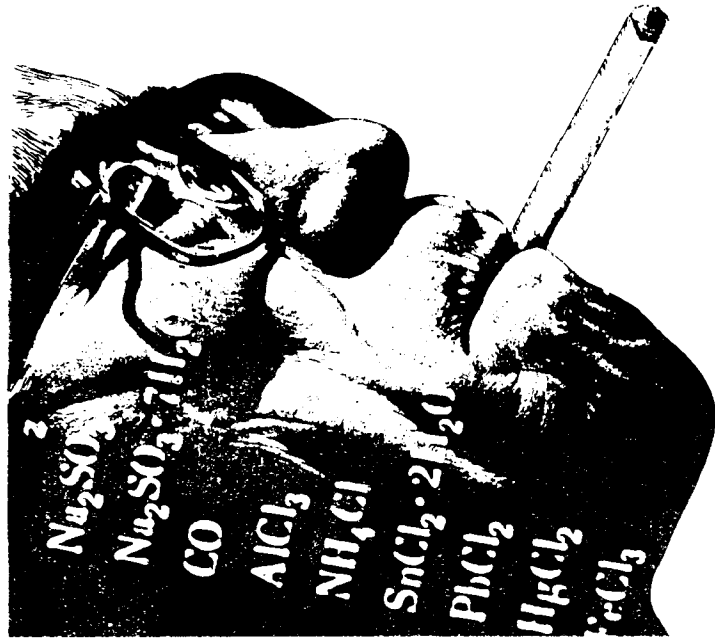


〔日〕广濑仁纪 著 筱 祝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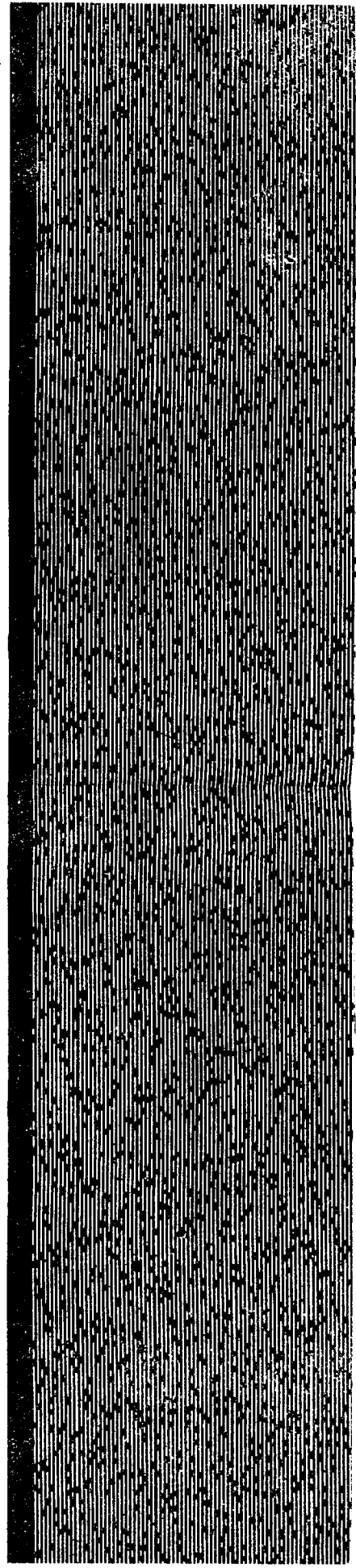
明日的缔约





明日的缔约

●〔日〕广瀬仁纪 著 ●筱 祝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根据日本光文社1984年5月第一版

「约束すれた明日」翻译

明日的缔约

〔日〕广濑仁纪 著

筱 祝 译

责任编辑：林怀秋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

1987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625 插页：2

字数：136,000 印数：1—7000

ISBN 7—217—00081—5/I.32

统一书号：10109·2012 定价：1.25元

新书目：87—31

序章 决算董事会议

1

再过两天就到四月份了，可是从能俯视到整条马路的帝国瓦斯本社最高层——十二楼的职员会议室向窗外眺望，天空却是一片阴郁的铅灰色。

外面虽然寒冷逼人，但是职员会议室内却暖气充足，温暖如春。

“天气预报算是说准了，这真是件新鲜事……”

宗方赳夫出神地想着。这个无聊的念头与正在进行中的董事决算会议毫无关系。

“预报这种东西，在预言坏消息时总是出奇地准。”

昨天的天气预报说：温暖的小阳春天气虽然一直持续到昨天，但是被日本海和太平洋面上产生的高气压所挟持的低气压，已于昨天到达日本列岛上空，从内日本开始，到关东北部的山区，可能降雪。

“看这天气……”

宗方继续在心里自言自语着。

“不要说关东北部，恐怕连东京都内都要下雪。”

这时，坐在长方形会议桌对面的泽村孝之突然向这边扫了一眼。在此之前，他一直偏着脑袋，一副凝神思索的神情。

宗方觉察到了这一点，但并没有予以特别注意。

实际上，宗方也没有什么需要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

正在进行中的董事决算会议由于没有涉及当前经营中的主要威胁及棘手的问题，只是对一些大事进行表决，所以到目前为止，会议议程已顺利通过了一半。

宗方在会议中曾作了两三次简短的发言，但泽村却始终缄默不语。

由于没有符合规定的退休董事，所以不存在人选问题。会议的内容始终围绕明年三月的董事决算会议。在那个会上，泽村一定会进行自我防卫式的发言，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在今天的会议上，他似乎要避开与宗方的无谓冲突。

“他居然还能作副社长……”

宗方在默默地计算泽村的年龄。他完全忘记了自己也与泽村岁数相当。

“充其量他最多也只能参加到第五次董事决算会。”

在前天浏览过的今天的议案中，没有一个地方暗示着泽村的待遇、地位问题。

只是在其它议案——别的议题末尾加了一行字。这说明现任副社长泽村孝之的地位变动没有包括在其它议题里。

宗方可以想象得到，至少从改选董事的今后这一年起，说不定是一期二年，泽村将继续任副社长。

一周前，在赤坂菜馆的宴会之后，染香把宗方悄悄叫过来，

用微醉的声音说：

“您要小心一些，泽村君正在搞您的小动作。千万不要麻痹大意，请小心行事。”

宗方似听非听地应着，但染香却以极大的兴趣嘤嘤不休地说下去。

“不知在搞什么事情……”

太无聊了！

“下手晚了！”

想到泽村的徒劳，宗方不由得苦笑起来。这时，坐在正面议长、社长久慈宗一郎对面司议席上的董事决算部长浦野信行开始发言。他的话飘入宗方耳中。

“有关决算报告诸事项的检查、质疑，今天就进行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异议，请提出来。”

从社内机构还不属于董事会的时候开始（当然也谈不上表决权），总务部长作董事决算会议的司会，已是沿袭帝国瓦斯公司战前以来的惯例。同样，公司还有一个习惯，就是确认永远坐在正面的议长——社长的意图，以便使议事能够顺利进行。

因此，浦野现在也是照章办事。坐在议长席上的久慈，更是一副理所当然的神情，经常点头向浦野示意。

无论什么时候的会议，十九个与会者（包括久慈在内）虽然均可以在会上各抒己见，但是最后定局的却是社长一人。

久慈在公司内集各种权力于一身，可以左右公司的意志。尽管这是一个拥有五十八亿资金的巨大企业，泽村和宗方也对此无可奈何。

“要是没有异议的话……”浦野泰然地说道。

只要久慈点头“唔”一声，今天的会议即可到此结束。

“好，除了下月下旬的定期股东会议——以这次决算报告为第一议案以外，其余的事情……”

话虽这么说，但是由于经营中一帆风顺，定期股东会议的对策，无非是由帝国瓦斯干事总会长庄司谦二郎随意敷衍几句，所谓其它事项，也不过是一些杂事而已。

“……议程继续进行，怎么样？请发言吧。”

由于不是股东总会，根本不会有人劈头盖脑地说：“有异议！”所以到目前为止，浦野一直是心平气和的。

这时，坐在议长席斜对面的泽村略微扭动了一下身体，把视线投向浦野，开口发言。他好象是在提疑问，又象是质询。

“有关议题的事，我就不多说了。总务部长，我想在这里确认一件事。”

“副社长，是什么事，请讲吧！”

“在别的事项中……”

泽村含混地说。

“和人事问题也多少有点关系。”

“人事问题嘛……”

浦野被这意料之外的问题搞得不知所措，胡乱地应酬着拖延时间。宗方明白，他是在刺探这边的口气。

用帝国瓦斯的社内用语来讲，这边属于宗方派。

浦野也属于这一派。

三年前叫作专务派，浦野就是这个社内派阀的一员。

社长和副社长之间是否要就人事问题交换意见？虽然不是明白地向自己发问，但是浦野向宗方询问的眼神，已说明了一切。

宗方冲着他轻轻地摇了摇头。

实际上，在今天的董事决算会议以前，这个问题甚至从久慈嘴里也没有听到过。

莫非社长瞒着我和副社长谈了这件事？

刹那间，宗方感到一阵焦虑。

真混，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宗方立刻纠正了自己的思绪。

三年前，在副社长泽村的建议下，久慈怂恿宗方离开帝国瓦斯总公司，去帝国瓦斯新创立的子公司——阿波罗瓦斯机械制造社任社长。

虽然辞去了帝国瓦斯的专务，但并非意味着在社内的派阀斗争中败北，所以宗方仍然兼着总社的董事职务。

阿波罗瓦斯机械制造社当前正是提高利润的时候。三亿资本要翻一番，然后再增加一倍，达到十二亿日元的规模。这不是件容易事，请你费心了。我打算让你在三、四年以后返回总社，你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最后那句话虽说是许诺，但久慈并不是信口开河。继宗方之后，他又毫不踌躇地启用了专务派的笔杆子、精明能干的牧原浩。

牧原作了专务，那宗方回来以后除了社长之外，已别无空缺，一切都象久慈所说的一样。

久慈确实在为使宗方受人注目而努力。

虽然不再是帝国瓦斯总社的在职专务，但在董事会上，宗方的座位却毫无变化。他在出任阿波罗瓦斯机械制造社的经理的同时，还兼着帝国瓦斯的专务。说得确切点，他将是帝国瓦斯的继任社长。这一切都是久慈特意安排的。

从这个道理上讲，如果不征求宗方的意见，久慈是不会就人事问题单独和泽村商量的。

泽村这家伙和你不一样，即便是在工业俱乐部的闲聊中，也动辄就自诩为‘有财界的后台’。

艺妓们可以听到一般女人所听不到的话。按说这类事情是不能传出酒馆的。但是受到宗方的恩惠之后，染香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泽村的事不厌其烦地讲给宗方听。

“那可是个让人一面难忘的人啊。他说什么让那家伙走在前面，给他点甜头尝尝，然后再把他逼上死路！”

染香虽然大说一通，但是有关久慈对宗方不感兴趣的话却从未提起。

“不要担心！”

宗方的焦虑已消失殆尽。

“不过，即便是这样……”

虽然已经冷静下来，但宗方却仍然猜不透泽村那句‘和人事有关’的话的真实含义。

他为什么要漫无边际地问浦野这个？

宗方不动声色地观察着泽村。

泽村非常平静。对于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的浦野，泽村轻轻

地点了点头，接着又不紧不慢地重复了一遍自己的问题：

“想打听一下人事问题。”

“这个嘛……”

也许是浦野看到宗方的示意后已冷静下来，这时他不慌不忙地说：

“我们的议程里没有这项内容。”

“这太滑稽了。今天的董事会就某种程度来说，还应该是研讨会，我已经准备了腹稿，可是……”

“副社长，在这个问题上您要是有什么异议……”浦野劝说道。

这时久慈突然发话了：

“其它议程已经结束，你可以谈谈个人意见嘛。就这样吧。”

泽村从容而平静地讲了起来：

“好吧。我的论点是……”

讲什么‘论点’，他想干什么？

对于泽村莫名其妙的发言，宗方在心里直咂舌头。泽村的声音仍然继续着：

“为了让大家明白，我把这点再重复一下。”

在这种时候，他究竟想干什么？宗方虽然对此一无所知，但却感到一阵无名的胆怯。

没什么好害怕和不安的，象以前一样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好了。宗方默默地想：

那个时候……

虽然宗方竭力勉励自己不要受别人干扰，但仿佛有种声音

在他耳边嗫嚅，过去的记忆涌上了心头……

2

宗方沿着茶室桥向尾张町走去。

在前年九月的大地震中，当时这里已是一堆废墟焦土，银座的马路两边也搭满了临时建筑。但是一年后的今天，家家店铺都已开门迎客了。

同行的泽村是地道的东京人，他对这一带的情况了如指掌，不时向宗方作着说明。

“不管怎么说，你瞧，商人这些家伙是厉害啊。看那次地震的情况，还以为三、四年翻不了身，没想到……”泽村发自肺腑地感叹道，“谁知在这年的十一月十日店铺就全开张了，仿佛是在事先约好似的。真叫人吃惊。”

对面的马路上，“铃铃电车”^①飞驶而过，它是在明治三十六年通车的。宗方眺望着远处的车影，由衷地感叹说：

“真不得了啊。”

从当时报纸的口气看，似乎东京市已从地球上消失，但是没出三个月，它又复苏了。

“真象是一场戏。”

“就是啊。”

① 一种发出铃铃响声的电车。

泽村的脸上现出了得意的神色。他深深地点着头说：

“从前这里……”

宗方约泽村一路走本是想一边散步，一边向他打听点什么。现在虽然听他谈了不少事，但却没摸透他的真实思想。宗方继续这种不紧不慢的谈话是有目的的。

“银座大街就是这种状况。”

由于罕见的地震，街道上乱七八糟，这里甚至乱得无法插脚。泽村有意把重音放在语尾说：

“你看，道路不是还和从前一样吗！”

他的语调令人折服。

“即便是尾张町，也只有城市电车道是石子路面，其他地方和这儿一样，全是泥巴道儿。”

“那要是下了雨……”

宗方也知道，好多年前人们就把在银座街上遛跬叫做“逛马路”。

“人们都穿着高跟木屐，当时逛马路是一种乐事呢。”

“在雨天大概是不会有人再逛马路了吧。”

泽村苦笑了一下。

“穿高跟木屐，在这点上东京和地方不一样。”

实际上，完全是柏油路的大街只有从和泉桥到御町这一段。

这叫什么东京市！泽村轻轻地咂舌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吧。

按欧美人的说法，当时不光是类似地方城市的东京，日本人初次感觉到的世界性不景气已经席卷了日本列岛。

在帝国瓦斯公司，今年——大正十三年入社的高学历者，

即大学、大专毕业生，包括和宗方一起散步的泽村一共只有八人。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明显的不景气，甚至连帝国瓦斯这样的垄断企业也开始在摸索新的对策。

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入社的高学历者，过十年、二十年将成为企业的领导。

宗方持有这种强烈的愿望。但他知道，不光是自己，泽村也有这种抱负。

说起未来，泽村占有优势。

对这点宗方可以肯定。自己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工科，而泽村则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有一次，被人们尊为帝国瓦斯开山祖师的长尾喜一郎曾单独把两人叫到社长室，勉励他们说：

在高学历的新职员中，只有你们毕业于帝国大学，将来你们一定能承担重任，好好努力吧。

泽村恐怕会晋升得更快。

宗方不得不作这样的考虑。现实中事务人员比技术人员受重视，社里的这种倾向已日趋明显。因此宗方的判断是有一定道理的。

再加上东京帝国大学与九州帝国大学的差别……

被绝望所笼罩的宗方已经断念。

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但是，实际上使宗方无法认输的事实却在于：我们至少也……

从社长室出来，在返回当天最后一节研修课的途中，泽村满不在乎地说：

“我们将要成为帝国瓦斯的要人，这应当庆祝啊。”

但是他的脸色却不太高兴。

莫非他还有什么背景？

一种失望的心情袭扰着宗方。

一定要搞清泽村的真实想法！

宗方急切地想要知道一切。

虽然经济萧条，但出身于东京帝大以下的其它六所帝国大学的法律、经济专业毕业生，依旧可以通过高等文官考试、外交官考试的途径加入官僚阶层，工科毕业生也可以在财阀企业中觅到升迁之道。

而且，由于不景气的气氛越来越浓，是很少有人选择其它路线的。

在这种状况下，泽村和宗方被帝国瓦斯公司录用倒毋宁说是个例外。

两人都是帝国大学毕业，又同时进入帝国瓦斯公司。这虽然并非出于本意，但宗方却对此非常满意：条件足够了，今后一定要势力争取高位。

社长宝座是世袭的，要取而代之有点不可能，但常务的职位却可以争取，将来一定能担当重任！~~想到这里，宗方~~便激动得难以抑制。

但在研修班的同学中的风传如果属实……

虽然是与泽村并肩而行，但宗方的头脑却非常清醒。

社长一定会对泽村加倍勉励，也许他正因此而踌躇满志。

这使宗方感到十分痛苦。

东京帝国大学和九州帝国大学的差异是无法改变的，在这点上虽然只得甘拜下风，但是泽村若仰仗其学历的威风，使别人无法左右他的未来，对于这点宗方是无法忍受的。

最初的一步之差，随之会变成一步半，再往后会变成两步。

唉，真是荒唐透顶！

在研修班中众说纷纭的传闻，现在已被渐渐证实了。

想到这里，一种难以名状的怯意又袭上心来。

“有件事情想请教一下……”宗方以一种若无其事的口吻说道，“也许你不会在意。”

“怎么回事？郑重得莫名其妙啊……”泽村笑着继续说，

“反正是下班路上的散步嘛，横竖都没关系，你什么都可以问。怎么，还不放心吗？”

虽然是宗方先开口，但泽村却顺着他的话头先发制人了。

“你好象很不高兴啊，是不是对今天内定的有关九月份的分配不满意？要是这样的话，你告诉我好了，我也许能参加这次研究。”

泽村的语调里充满自信，这使宗方更加惊惧。尽管泽村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但他毕竟是和自己同样的新职员啊。

按说他是无权向人事课提出变更宗方等人的分配的。然而泽村却以坦然的面孔，大言不惭地说也许能参与研究！

“一定象人们所说的那样！”宗方不得不这样想。

算了，还是说点别的吧。

“不，没有的事。我在工程系学的是应用化学，所以对去大田工场实习、搞焦油研究没什么不满意的，我倒是满心欢喜呢！”

“是吗？这我就放心了。我是看你脸色忧郁，还以为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呢。”

“真是用心过度……”宗方恍然地想：莫非我真象他说的那样？

宗方是在九州长大的。除了一次连修学旅行都称不上的小旅行外，他从小学到九州帝国大学毕业，始终没有离开过熊本。因此他同外面的世界是绝缘的。

熊本市成为县厅所在地以后，旧肥后藩主——维新后被给予士族族籍的人虽然在表面上被废除了族籍，但依然受到周围人们的尊敬。宗方出生在这样门第里，因此从小就被人们所器重。差泽村一步还可以忍耐，但若差一步半便不能漠然视之了！他这种强烈的自尊心，就是在那种环境中养成的，是旧士族的虚荣心在宗方的意识里发挥着作用。

但是，来到东京后宗方逐渐认识到，连虚名都不是的族籍，已毫无用处。当今为人们所承认的不是贵族的虚位，也不仅是成功者本身，而是没有坚实靠山便无人理睬的社会现实！

象泽村这种司空见惯的姓氏的对手，宗方虽然没有打听过他出身于什么门第，但他却听说泽村的背后有坚实的靠山。

果真象人们传说的那样！这先天的差异是无法改变的。宗方为此而黯然神伤。

“那么，你……”面对踌躇中的对手，泽村催问说，“有什

么话请讲嘛！”

“啊，没什么，是别的无关紧要的事……”

宗方的声音颤抖起来，他好象正面对着某种怪物。

“你……”宗方急忙调整语调。

刚才他说如果对这次分配不满意，可以帮忙重新分配。泽村本身不可能有这种能量，一定是求助于别人，即他的后台。为了搞清这人是谁，宗方又用抑郁的声音问道：

“听说你是大西信辉氏的令孙。”

“什么，哪有这种事！即便是这样，你也不该来对证，何必要搞得满城风雨。”

又探听出一个“差异”，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宗方又一次受到猛烈的冲击。泽村好似对宗方的情绪毫无察觉，爆发出一阵压抑不住的笑声。

望着泽村的侧影——这个被称为一代康采恩的经济界大亨，大西信辉令孙那扬扬得意的面容，宗方陷入一阵焦灼之中。

3

结果却是宗方常比泽村捷足先登。没有必要那样胆怯、焦灼。

听着浦野在决算董事会上的发言，宗方又惘然陷入沉思。

自己不应该有什么惊惧和不安。帝国大学之间的差异，泽村在血缘上有利的一面都已被当时的社会意识所决定。自己当